

BEYOND

海 / 超
岛 脑

▼
蔡必贵
著

雁北堂

B R A I N

人类从未停止进化……

海 / 超
岛 脑

蔡必贵 著

BEYOND BRAIN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超脑·海岛 / 蔡必贵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
公司, 2017.1

ISBN 978-7-5502-9087-7

I . ①超… II . ①蔡… III 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77137 号

超脑·海岛

作 者: 蔡必贵

选题策划: 雁北堂 (北京)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张 萌

特约编辑: 王明旭

封面设计: 郝薇薇

版式设计: 冉冉工作室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26 千字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10.5 印张

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9087-7

定价: 35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894445

CONTENTS
目 录

- 001 | 第 1 章 忽悠水哥
- 013 | 第 2 章 变态的鹤璞岛
- 018 | 第 3 章 不请自来
- 025 | 第 4 章 她来自上流社会
- 038 | 第 5 章 大跌眼镜
- 043 | 第 6 章 向鹤璞岛进发
- 052 | 第 7 章 水上飞机下的影子
- 059 | 第 8 章 踏上鹤璞岛
- 064 | 第 9 章 艳遇
- 070 | 第 10 章 春光乍泄
- 073 | 第 11 章 月光下的红泳衣
- 078 | 第 12 章 优越感是比出来的
- 084 | 第 13 章 计划泡汤了
- 090 | 第 14 章 虚惊一场
- 101 | 第 15 章 午餐贵得离谱
- 106 | 第 16 章 互吐初衷
- 114 | 第 17 章 下午茶
- 121 | 第 18 章 与大黑第一次亲密接触
- 135 | 第 19 章 发现救生衣
- 144 | 第 20 章 它来自 MH370 ?
- 154 | 第 21 章 天上掉下来的晚餐
- 164 | 第 22 章 酒窖? 虎穴?
- 169 | 第 23 章 玻璃走廊
- 174 | 第 24 章 喝酒斗法

- 184 | 第 25 章 大黑再次出现
- 190 | 第 26 章 老爷子的请求
- 198 | 第 27 章 梦的解析
- 205 | 第 28 章 老奸巨猾
- 215 | 第 29 章 浴室密谋
- 230 | 第 30 章 行动前的平静
- 233 | 第 31 章 四人行
- 239 | 第 32 章 各怀鬼胎
- 243 | 第 33 章 可怕的女人
- 246 | 第 34 章 一无所获
- 251 | 第 35 章 穿着泳衣的鲨鱼
- 258 | 第 36 章 梦境重现
- 263 | 第 37 章 发现飞机残骸
- 269 | 第 38 章 死里逃生
- 276 | 第 39 章 返航途中
- 282 | 第 40 章 灯下黑
- 286 | 第 41 章 强行着陆
- 291 | 第 42 章 A310 的真面目
- 295 | 第 43 章 抉择
- 302 | 第 44 章 向 A310 进击
- 308 | 第 45 章 机舱里有了大发现
- 312 | 第 46 章 巨浪袭来
- 316 | 第 47 章 英雄救美
- 321 | 第 48 章 真相大白

第1章 忽悠水哥

一架白色的民航客机，在漆黑的海底飞行。机舱内的灯都亮着，但是透过舷窗往里看，座位全都是空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

我悬浮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海，飞机从身旁轰鸣而过。靠近我的左边翼尖闪着红灯，另一侧的翼尖闪着绿灯，海水灌入机翼上的圆筒状的发动机，又变成透明的漩涡排出。突然间，一只手用力拍在舷窗的有机玻璃上，之后是披头散发的脸。

“鬼叔，救我！”一个曾经熟悉的妹子的声音。

叮咚。

“先生，请您扣好安全带。”

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红色的空姐帽下面，是一张涂得很白的脸，展露着职业笑容。机舱中的广播也在持续放送：“本次航班即将在半小时后到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，现在飞机已经开始下降，请您扣好安全带，调直座椅靠背，收起小桌板，打开遮光板，所有电子仪器……”

我对身边的空姐笑了一下，然后坐直身子，扣好安全带。

空姐走开之后，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环顾四周——我正身处一趟深圳飞往北京的航班上，不知道在多少千米的高空中。舷窗外是黑漆漆的夜空，马上又变成灰蒙蒙的云雾——这是飞机下降，正在穿越云层。

我感觉口干舌燥，用手挠了挠头，想起刚才的那个梦。

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，刚才做的那个梦，每个元素都有迹可循。首先，会梦到飞机，是因为我现在就在一架飞机上；其次，梦里我跟飞机都在海底，是因为我正打算去一座热带岛屿，还因为我早上游了两千米，又因为半年前有一架同样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飞机半路失联了，肯定是掉到了海里……至于梦到在机舱里那个曾经熟悉的妹子——小希，在向我呼救，纯粹是因为我在想她吧。

我头靠在椅背上，重新闭上了眼睛。

两个月前，在云南最高峰——卡瓦格博上面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小希从山顶飞升，去了空中一座颠倒的红色雪山。从此，她消失在我的世界里。

如果我的推测没错，这次我计划要去的海岛，跟卡瓦格博雪山一样，也是两个平行世界的连接点。虽然说你高山，我深海，但同为时空缝隙什么的……说不好，从雪山顶消失的小希，会在海岛上再次出现。这样的话，我就能跟她再续前缘了。
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现在想再多都是“然并卵”，我首先要做的，是说服雪山之行的另一个小伙伴——水哥，跟我一起去海岛。

这一次，我特意从深圳飞来北京，就是为了给水哥洗脑，美

化上一次在雪山遇到的风险，让他陪着我，再次踏上作死的旅途。对此，我有着充足的信心。

“两个男的，去马尔代夫？”水哥吞下嘴巴里羊腰子和燕京啤酒的混合物，瞪着两只铜铃大眼问我。

我点了点头：“嗯。”

他坐在一张小塑料桌对面，手里举着铁扦，此时此刻，我们正在从事着一项在深圳叫作“吃烧烤”，在帝都称为“撸串儿”的活动。

北京的十二月，冷飕飕的，坐在室外撸串儿，需要一定的意志力。这家鼓楼旁边撸串儿的店，是水哥领我来的，店里的烤羊腰子最出名，用料新鲜，膻味刚刚好，即使是我这种南方人也可以接受；两片腰子中间夹着羊油，咬一嘴香喷喷、油乎乎的，再来一口“牛二”，绝了。当然，这次我特意从深圳过来找水哥，不光是为了撸串儿。

从白马雪山回来之后，他就回了帝都。水哥本来就是北京土著，家里人早催他回来了——父母年纪大了，要他找个麻利的媳妇，把家里的烤鸭店继承下来。不过，水哥闻了二十多年的烤鸭，对这玩意儿深恶痛绝，坚决不肯子承父业。他爸老霍一气之下，把他赶出了家里的四合院，水哥只好在和平里租了间房子，凑合住着。

没女朋友，没正经工作，因为在深圳待了太久，这边的小伙伴们也生疏了，有时候想喝酒都找不到人。这大概是水哥三十多年的生命里最暗淡的一段时光。

这个时候，我出现了。

一开始听说我要请他去马尔代夫，他的表情非常生动，内心非常雀跃：“必贵，你小子可以啊，不枉我把你从卡瓦格博雪山上扛下来。”

水哥说得没错，他不仅把我从雪山上扛了下来，实际上一群人能从雪崩里死里逃生，全靠他右手里的那只能吞噬一切的红色虫子——上古神兽貔貅。这也是我去海岛寻找时空的连接点，一定要带上水哥的原因。也许，关键时刻他能再救我一命。

又聊了一会儿，他听明白了我的意思，是我跟他两个大老爷们儿一起去马尔代夫。这时候，他一副基本崩溃的表情，瞪着眼睛看我，腮帮一鼓一鼓的，手里举着个铁扦，忘了吃的羊腰子都被风吹凉了。

水哥重复问道：“你是说，你，跟我，我们俩，一起去马尔代夫？”

我再次认真地点头：“没错。”

水哥放下了手中的铁扦子，神情严肃地说：“别闹。”

我抿了一口玻璃杯里的白酒，虽然跟“麦卡伦”（一种苏格兰威士忌）没得比，但是下雨天，烧烤和“牛二”更配哦。火辣的白酒穿过食道，我借着这股热情说：“别这样啊，水哥，商量一下。”

水哥严词拒绝：“没什么好商量的，别的地方还好说，马尔代夫，这可是度蜜月的地方，两个男的去，不是摆明了‘出柜’吗？”

我放下玻璃杯：“身正不怕影斜，直男不怕别人说弯啊。”

水哥撇着嘴摇头：“别闹，你不怕，我怕，我这老婆都没娶上呢。”

他回头喊“老板，羊腰子帮着加热一下”，又回过头来问：“你小子到底怎么想的，不年不节的去什么马尔代夫，还把岛都看

好了……是哪个岛来着？”

水哥开始问岛的名字了，看来心里多少还是感兴趣的，并不像口头上说得那么坚决。我心里偷偷一乐，脸上却不动声色地说：“鹤璞岛。”

水哥瞪大了眼睛：“什么贺什么谱？哪两个字？”

我解释道：“仙鹤的鹤，璞玉的玉，不对，是璞玉的璞——鹤璞岛。”

水哥眼珠子滴溜溜转了两圈：“这名字没听过，新开的岛吗？”

趁着他有兴趣，我开始大力推荐这座岛：“嗯，新开的最奢华的岛，跟LV旗下那个白马庄园一个级别，好像还更贵点儿。英文名叫HARP，也就是竖琴的意思。来，你看看这张图片……”

我拿出手机，展示保存在相册里的岛屿航拍图：“水哥你看，这座岛的本体，是不是像竖琴的共鸣箱？嗯，一个变形的阿拉伯数字3。岛两边围起来的这个潟湖，就是琴弦的部分，最外面的环礁是琴柱。”

水哥点点头：“你这么一说，确实是挺像的。竖琴岛，鹤璞岛。西方的竖琴，东方的仙鹤，中西合璧，有意思，有点儿意思……”

我本来想说点儿什么，但转念一想忍住了，也附和道：“对对，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。要不这样，水哥你再回去想想？”

“羊腰子来咧！”老板把加热好的羊腰子重新放回塑料桌上。水哥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，重新拿起铁钎，专心对付他的烤腰子。

我知道，他的内心已经开始动摇了。

不过，刚才我没说出来的，是关于岛名的另一个联想。仙鹤、竖琴，可以组成一个四字成语——煮鹤焚琴。

在粉蓝色的印度洋海水上，竖琴形状的岛屿在熊熊燃烧，白色的仙鹤惊飞。在我脑洞大开的想象中，这种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调调，有点儿悲壮，有点儿浪漫，有点儿不吉利，有点儿危险，不过对我来说，更多的是致命的吸引。

撸完串儿，两瓶“牛二”下肚，我跟水哥带着几分微醺，分道扬镳——他回出租屋，我回酒店。水哥也答应我，关于我去马尔代夫鹤璞岛的建议，他会“回去再考虑考虑”。

按照我对他的了解，他的答复我持乐观态度。反正他在北京也没事，有人愿意出钱让他去马尔代夫的顶级奢华岛玩，虽然背负着“搞基”的嫌疑，但是又不用真的搞。

在我这方面，为什么会想去鹤璞岛，还得从前两个月发生的事情说起。

十月上旬，我先是跟水哥去了趟云南的白马雪山，上山时是个大好青年，下山就变成右腿负伤的残疾人。之后我就安心在家里养伤，谁知道就这样待在家里，竟然遭遇了比在雪山上还凶险的奇事。总之，在侥幸逃过一劫之后，我得到一个线索，这个线索，应该是真正的“高维智慧生物”给我留下的。

当时我躺在自己家的浴缸里，时空切换，原来的浴室变成一片天堂般的热带海洋，不远处有座岛屿，隐约可见沙滩上竖着四个白色的巨型字母标识牌，第一个字母是H，最后一个字母是P。

当时空切换被重置，我又回到黑漆漆的浴室，当时便打定主意：要搞清楚这座岛屿是不是真的存在于地球上，高维智慧生物让我的浴缸变换到岛屿附近，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。在做了大

量的功课后，我基本确定当时看见的岛，就是上文所说的竖琴岛，也就是鹤璞岛。

这座岛是前两年新开发的，颇有些神秘，网上能找到的资料不多，在“蚂蜂窝”上面连一篇攻略都没有。在微博上搜索，也只能找到一个香港年轻富太在今年8月发的两张照片——她在岛上的海底酒窖，举着高脚水晶杯，窗外是蓝蓝的海水和两条魔鬼鱼。

不过，找不到太多资料也很正常，高端人士一般不会有时间去写攻略，更不会去了一座海岛，就连刷几天的微博、朋友圈来炫耀。而且，从鹤璞岛本身的角度来看，它本来的接待能力就有限，只做高端客户，所以靠口碑营销就行，不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。

不光如此，无论是各大旅行社，还是携程、Agoda（安可达）这样的网站，都没办法预订鹤璞岛的房间。就连在鹤璞岛简洁高端的官网上，也无法查询房间的预订状态和价格，只能发邮件咨询。而且，官网上也写明了，鹤璞岛在马尔代夫的机场岛上不设接待处，要上岛必须提前预订，他们会派人来接机，再乘专用的水上飞机到鹤璞岛。

可能是离机场岛比较远，或者是为了彰显档次，总之水上飞机是游客唯一的上岛方式，像游艇这么Low（低端）的交通方式，鹤璞岛是不提供的。

总而言之，这是一个逼格满满的岛，不光神秘感十足，要上岛的话，你的预算也得十足。如果按照去马尔代夫的标准行程（4晚6日），不算其他消费，两个人的起步价就要8万人民币。

这次来帝都，我订的是北京国贸大酒店，楼层高，视野开阔，

酒店设施也不错。我最欣赏的是酒店的泳池——水下设有音响，一入水就能听到古典音乐。这样一来，身心能同时得到放松，是一种非常愉快的体验。

跟水哥撸完串儿的第二天早上八点多钟，我就跑到游泳池去了。一般来说，这时候的游泳池一个人都不会有，自己独占一个池子，那感觉就是两个字：爽爆。

毕竟快冬天了，虽然是恒温泳池，我也游了一会儿才感觉暖起来。因为是用蛙泳的姿势在慢慢游，加上起床有点儿早，水底又有音乐，所以游着游着，竟然有点儿想睡觉。于是，我尝试着闭上眼睛游泳，碰到池壁需掉头时才睁开。

一开始，感觉还挺不错的。过了一会儿，闭上眼睛的时候，我突然有一种感觉——自己现在不是在一个离地面几百米、贴着马赛克的水泥池子里游泳，而是徜徉在无边无际的大海里。我虽然游泳技术不错，但是因为小时候有溺水的经历，所以对于踩不到底的水域，还是有很深的恐惧。

这么想着，心里突然就慌了起来。当我猛然睁开眼的时候，却发现更加了不得的事情。

游泳池的马赛克有三种颜色，粉蓝、宝蓝、深蓝，三者以随机的方式，至少是看起来随机的方式，组合在一起。三种蓝色的马赛克之间，是白色的勾缝剂。现在，这些白色的勾缝剂消失了，变成黑色的缝隙，且缝隙还在不断扩大，三种蓝色的马赛克，突然之间哗啦一声，全部掉进了深不见底的缝隙里。

这黑色的缝隙，原来是深不见底的海水。马赛克在海水中慢慢下降，在我的正下方，正静静地躺着一架白色民航客机。我虽

然对飞机型号没什么了解，但是却马上能够确认，它就是我在来北京的路上梦见的那一架。

心里疑惑着到底怎么回事，难道自己不知不觉间，穿越到了哪个海面？一分神，换气时头抬得不够高，嘴巴张开要呼吸，却喝进了半口水。我大惊失色，手脚不由得胡乱扑腾起来，身体却向着海底沉了下去。

幻觉，这一定是幻觉。

我在心里安慰自己，重新闭上眼睛，放松身体。下一秒，我的脚碰到了硬硬的东西，那是游泳池底的马赛克。

头露出水面的一刹那，我张大嘴巴呼吸，看见泳池旁边高高的椅子上，救生员半个身子都坐了起来，盯着我疑惑地看着。如果我晚一秒站起来，估计他就跳下水来救我了。小伙子肯定是在想：“这哥们儿在搞笑呢？在一米四深的泳池里也能溺水？”

我抱歉地一笑，低下头，透过泳池的水，我的双脚正踩在三种蓝色的马赛克上。没有深海，更没有什么飞机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幻觉，但我知道，以我现在的精神状况，不适合再游泳了，于是我慢慢走向泳池边缘，爬了上来。

我一边回忆着刚才在泳池里看到的幻象，一边从更衣室的柜子里拿衣服，刚好听到电话响了起来。接起来一听，原来是强导。他知道我来了帝都，一定要约我吃饭。我想想反正也没事做，就答应了他，中午一起去吃大董（饭店名）。

强导之所以叫强导，是因为他名字里有一个“强”字，又一直混着影视圈。他的外形跟职业也很相称——戴鸭舌帽，满脸的

络腮胡子。现在，我跟他面对面坐在大董里。我一边吃着烤鸭，喝着五粮液，一边听他大声说着影视圈的血泪史，各种导演、明星的恩怨情仇。因为是午饭时间，又不是周末，所以店里食客稀稀疏疏的，不怕被别的客人听见。

早知道贵圈很乱，没想到，比坊间传闻的还要乱。

说完了影视圈的秘辛，强导开始说业内现在的情况：不缺钱，不缺好演员，甚至不缺观众，最缺的就是好故事。

我半瓶五粮液下肚，也有了讲故事的欲望，于是就问强导：“好故事，我有，你想听吗？”

强导看了我一眼，不屑地说：“你？”

像我这么淡定、这么有城府的男人，对于旁人的轻蔑，我的态度是——根本不能忍！

我“谦虚”地说：“强导，我的构思很不成熟，你就随便听听，听完献上你小子的膝盖就行。”

强导没有说话，只是又用饼卷了片鸭肉。

看着他轻蔑的样子，我在脑子里盘算了一下，准备给他讲一个关于雪山的故事。当然，我不会说这是自己的亲身经历，以免强导觉得我是个大忽悠，或者直接认为我的精神出了问题。所以，我只说这是我在两个月前去雨崩的时候，结合亲身经历，脑洞大开想出来的构思。

在我讲了五分钟之后，强导就不吃烤鸭了。故事讲到一半时，他连五粮液也忘记喝了。十几分钟后，当我把结局讲完，他的眼睛基本是放光的。

“我的天，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剧本梗概啊！”强导惊讶地说。

看着他的样子，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，嘿嘿一笑：“是吧，你要觉得好，这剧本卖你。”

我一句开玩笑的话，强导却当了真：“真的？我真买啊，你开个价。”

我又随口说了句：“一百万。”

他却认认真真的谈起了条件：“一百万是税前还是税后？你什么时候能写完给我，两个月行不？”

我皱起眉头：“你是认真的？”

强导不愿意了：“谁跟你开玩笑？”

我仔细观察他的表情，确实不像是在开玩笑。到这时，我才把这件事当成一件正经事来考虑。要知道，这里可是皇城根儿下，人人都带着一股腾云驾雾的仙气：随便一个出租车师傅都能跟你讨论国家外交政策，随便一个四合院的大爷都敢跟你说他“海里有人”；饭局上一个不太说话、其貌不扬的人，邻座就有可能神秘兮兮地告诉你，这人祖上如何如何有背景。至于像强导这样的文艺工作者，说的话就更不靠谱了，瞎扯淡可以，如果正儿八经谈合作，你得先分辨他是不是还在瞎扯淡。

但是，这回强导赌咒发誓，说他真不是在扯淡，确实有个项目——有个投资人想拍类似的题材，关于平行世界什么的——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剧本。

强导脸上的表情，活像是发现了千里马的伯乐：“鬼叔，你把这故事写出来，一定能行。”

写东西我倒不发怵，虽然大学读的是理科，但高考作文叔可是拿了满分，虽然荒废多年，但底子还在。不过剧本是个比较专

业的东西，有各种格式、各种要求，我从没尝试过，也懒得去学。

我挠了挠头，想出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：“强导，剧本我写不来，你看要不这样，我把刚才跟你讲的这个故事写成小说。写完了你再看看，能行的话就拿去改编剧本。”

强导一拍桌子：“也行！”

他话音一转：“不过，你可得快点儿给我，两个月，一定要写完。”

我心里盘算了一下，写成小说的话，也就15万字左右。反正故事是现成的，我光是转化成文字而已，一天六千字的话，一个月就能写完。

于是我答应道：“好，我尽量，春节前给你。”

强导眼睛放光：“一定！”

看着他一副笃定的样子，我反倒怀疑他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，想了想，说：“写出来你不要呢？”

强导又急眼了：“我今天把话放这，鬼叔，你把刚才的故事写出来，我一定要，就算不要，也帮你卖个一百万，税前。”

我纠正道：“税后。”

强导一愣，然后笑了：“你小子……行，税后就税后。那我们就说定了。”他举起手中的酒杯，“鬼叔，干！”

我跟他碰了一下杯：“干！”